

主編 白本松 王利鎖 張進德

中国古代应用文甄体赏鉴

茶罷書具鑒
霜時予見金
覺香透指爪此物著
久矣山陰陸某務觀書

跋臨帖

此書用筆露習多
度如雙勾鍾王遺書可

寶藏也笠澤

癸亥四月二

跋米老尹

畫自是妙迹其為元章無疑者
作是去文元

書目文彙卷之七

七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应用文甄体赏鉴

白本松 王利锁 张进德 主编

责任编辑 王 芸 张锡智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8.625 字数:760千字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46.00元

ISBN7-81041-312-0/I·136

编 撰 说 明

一、本书是一部融知识性、实用性、鉴赏性于一体的大型工具书，旨在提供古代应用文精品，使广大读者对各种应用文体有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并通过赏析，掌握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方法。它不仅适宜于广大党政机关干部、文秘工作者、古文爱好者、中学语文教师、高校学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考者等学习使用，而且对应用文体研究者也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二、本书从文章文体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应用文分门别类进行精选，共选先秦至清代应用文 205 篇，其中包括诏令敕诰、章表奏疏、檄移露布、盟约契券、诉讼断判、碑碣墓志、谕吊哀祭、事略传状、书牍启笈、题跋书序、随笔札记、规诫赠序、箴铭颂赞、记述说明等共 14 大类。

三、所选作品以类编排，各类作品基本上按时代及作者生年先后排列。每类之前均对此类文体知识作简要介绍，辨其体制，明其风格，析其作法。

四、每篇文章包括原文、注释、赏析三部分。原文所用版本择善而从。注释力求简明准确。赏析则从文章实际出发，运用文章写作学原理，对所选文章进行言简意赅的讲解，力求做到扼要简明，不落窠臼，画龙点睛，开卷有益。

五、本书使用规范简化字，在可能产生歧义时酌用繁体字。对需注音的疑难字词，用汉语拼音和常见的同音字加括号注出。

六、文中所涉古代年份均用旧纪年，并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

七、如果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分属不同类别，仅在首次出现其作品时加注介绍作家简况，以后出现其他作品时作者情况从略。

八、为了读者检索方便，书后附有作者作品索引及篇目笔画索引。作者的排列，大致以生年先后为序；生年无考或尚未考定的，则以其在世年代先后为序；佚名作者排在该时代作者的最后。同一作者的作品按分类篇目表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篇目笔画索引按第一字笔画多少分先后，同一画数的按起笔笔形一、丨、丿、丶、㇀的顺序排列。第一字相同的篇目，字数少的在前，字数多的在后；字数相同的，则按第二字笔画的多少和起笔笔形排列。以下类推。

序

白本松、王利锁、张进德三位同志主持编选的《中国古代应用文甄体赏鉴》一书，共选先秦至清代应用文 205 篇，分诏令敕诰、章表奏疏、檄移露布、盟约契券、诉讼断判、碑碣墓志、谕吊哀祭、事略传状、书牋启笈、题跋书序、随笔札记、规诫赠序、箴铭颂赞、记述说明等 14 大类。每类之前均对此类文体知识作了简要的介绍，辨其体制，明其风格，析其作法。每篇文章包括原文、注释、赏析三部分。原文有不同版本，择善而从。注释力求简明准确，赏析也能结合原文实际，运用写作学原理作深入透辟的阐述。

这样一部古代应用文汇编，较古代著名选本更切于实用。古代的文选，如《昭明文选》，分类过于繁碎，为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讥；而所选应用文，则因时代所限，多有不适于今日之用的。刘勰《文心雕龙》所列应用文各体，亦因时代所限而有不适用的，如封禅；又有分类较繁的，如章表、奏启。姚鼐《古文辞类纂》中应用文部分分类虽较简明，亦因时代所限，求为今日之用亦嫌不足。而这部《中国古代应用文甄体赏鉴》，所有文体分类说明与注释、赏析皆适于今日读者，这是本书与古代选本所不同的。

古代选文，入选文章或有疏失，文章注释亦有可商。前者如《昭明文选》选赵景真（至）《与嵇茂齐书》，《文心雕龙·书记》称“赵至叙离，乃少年之激切也”；而五臣注《昭明文选》则称此为吕安致嵇康书，故书称“安曰”，非赵至书。又如《古文观止》选李陵《答苏武书》，论者以为后人拟作，非李陵作。今之所选，则皆可征信。至于古代选文注释可商之处，如章学诚《家书》二称：“犹记二十岁时，购得吴注《庾开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引《月令章句》云：‘三

月桃花水下。’祖父(学诚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吾彼时便觉有会,而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这里指出,读文章时,有时需要赏析,以启发思绪。本书有扼要赏析,此又不同于前人选本,可以给读者以启发。

又本书分类说明,亦有不同于前人者。《昭明文选》只在序里作了概括说明,没有分类说明。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里作了分类说明,但对所选各篇却少阐发。而本书所选虽名为应用文,实际包括除诗赋外的各体古文,内容较为丰富。又本书编著能融知识性、实用性、鉴赏性于一体,使读者在赏析之中掌握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方法,帮助读者从古代的应用文中学习不同体类文章的作法,提高写作学的知识。《文心雕龙·序志》说“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指出除了选文外,还要敷陈文章的写作理论,通过各篇各类文章的写作理论,总汇而成整个文章学的写作理论。本书在这方面,也对读者有帮助。

本书的编者要我写几句话,我只能作这点小引而已。

周振甫

1994年5月4日于北京

前 言

“应用文”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不过其涵义与今天我们说的应用文有很大的不同，是专指骈体文而言。如周辉在《清波杂志》卷四中说：“四六应用，所贵翦裁，或属笔于人有未然，则尝通情商确。”张侃在《拙轩集》卷五《跋陈后山再任校官谢启》中云：“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前辈直曰世间一种苛礼，过为谨细。”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十亦云：“康伯可捷于歌诗及应用文，为教坊应制。”这里说的“应用文”均指骈文。

那么，为什么把骈体文称作“应用文”呢？这是由六朝时的“应诏”和唐代的“应制”演变而来。六朝人把文人应帝王之命而作的诗文叫作“应诏”，唐代把应皇帝之命而作的诗文叫作“应制”。因为“应制文”大都以骈体为之，后人便称骈体文为应制体。这种文章虽内容空虚，专事歌颂，无补于国政世务，但却可以博得统治者的欢欣，作者亦可因此而获得名誉地位，对那些想混个一官半职的士人是大有用处的，所以宋人就干脆把它改称为“应用文”了，其中略带讥贬之意。元人刘壎在《隐居通议》卷二十一《骈俪一·总论》中说：

宋初承唐习，文多俪偶，谓之昆体。至欧阳公出，以韩为宗，力振古学，曾南丰、王荆公从而和之，三苏父子又以古文振于西州，旧格遂变，风动景随，海内皆归焉。然朝廷制诰，缙绅表启，犹不免作对，虽欧、曾、王、苏数大儒，皆奋然为之，终宋之世不废，谓之四六，又谓之敏博之学，又谓之应用。士大夫方游场屋，即工诗文，既擢科第，舍诗文即工四六，不者弗得称文士。大则培植声望，为他年翰苑

词掖之储；小则可以结知当路，受荐举，虽宰执亦或以是取人，盖当时以为一重事焉。

刘壎的这段议论，把骈体文为何称作“应用文”讲得十分清楚，用今天的话来说，它不过是一些热心于仕途钻营的士人当作进身的敲门砖，是一种追求声名地位的工具和手段。这种文体虽然在唐代以后不断遭到古文学派的抨击，但因在封建制度下仍有它生存的土壤，所以不仅“终宋之世不废”，而且直到清代仍然是“台阁之制，例用骈体”（李兆洛《骈体文钞序》）。

我们今天所说的“应用文”一词，是从古人那里搬过来的，虽然二者之间有一定联系，都突出了应用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实用性质，但却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的不同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从“应用文”一词的外延即所涵盖的范围来看，古代的“应用文”主要是指朝廷的下行公文（“朝廷制诰”）和臣僚的上行公文（“缙绅表启”），而今天的应用文要广泛得多，诸凡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用以处理各种公私事务的、具有某种惯用格式的文章，均可包括在内；二是从文体的角度来看，古代“应用文”专指骈体文，而今天正好相反，主要是用散体文，只是在某些特殊类别如祭吊碑铭之类的文章中，有时还骈散兼用或韵散并用；三是就人们使用“应用文”这一称谓的态度来说，古人带有鄙薄之意，而今天则完全没有褒贬在其间，只不过是强调了它的社会功能而已。

“应用文”一词虽然到宋代才出现，但应用文的写作却早得多，它可以上溯到文字发明之初。这是因为，同人类的一切发明创造一样，文字的发明也首先是为了实用，所以文字在它发明之初就用在实用方面，是很自然的事。就我国现存的资料来看，殷墟甲骨文是最早的文字形态，也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历史文献，它们全部都是殷商时代包括祭祀在内的国事活动的真实记录，并具备了大致相同的行文格式，是历史上第一批真正的应用文。我国最早的一部典籍《尚书》，实际上就是殷、周两代的公文选编（其中有些文章是根据

传闻由后人整理追记的),正如《史通·六家篇》所说:“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另外,后世出土的大量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也全部都是应用文。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实践经验的丰富,作为人们交际的重要工具的应用文,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应用范围逐步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应用文的种类也日益繁富。仅就《尚书》、《左传》、《国语》等典籍统计,到春秋时代,我国应用文体已不下四十种。嗣后各代,并有增益,种类之多,殆以百计。由此可知,应用文确是一种源远流长,与时俱繁的重要文体。

二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历来号称礼仪之邦。重视应用文的社会作用,重视应用文的写作规范和应用文的理论研究,是我国的优良传统。

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指的就是外交辞令,“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意思是说:晋国所以能成为霸主,郑国所以能攻入陈国,若不是善于辞令就都不会成功。所以孔子非常重视应用文的写作,《论语·宪问》篇中曾记载他讲过一个春秋时代郑国人写外交辞令的故事:“为命,裨谿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外交使者)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这个故事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还有更详细的记述,足见当时的统治者对外交辞令的写作是何等重视。魏文帝曹丕在他那篇被后人称为文论开山之作的《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论及文章共有四科八类,其中三科六类应归于今天所说的应用文的范围之内。自此而下,晋代陆机的《文赋》,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直到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在此基础上加以修订补益而成的《文体明辨》,以及贺复徵的《文章辨体汇选》七百八十卷,无一不把应用文

体的研究放在重要地位,占据文体论述的绝大部分。这些论述,由简到繁;区门类类,由粗到细;不仅论及各体的特点,还追源述流,论及各种文体的产生、发展、变迁的历程,并深入探讨了各类文章写作的基本要求和写作方法,对推动应用文的创作和正确使用应用文的各种体裁,无疑都起到了良好作用。

对应用文的社会功能论述得最为明晰的当推明代的散文家宋濂,他在《曾助教文集序》(《宋文宪公全集》卷二十一)中说:“文之为用,其亦溥博乎!何以见之?施之于朝廷,则有诏、诰、册、祝之文;行之师旅,则有露布、符、檄之文;托之国史,则有记、表、志、传之文。他如序、记、铭、箴、赞、颂、歌、吟之属,发之于性情,接之于事物,随其洪纤,称其美恶,察其伦品之详,尽其弥纶之变,如此者,要不可一日而无也。”他深知写好一篇应用文并非易事,除了要求作者需有很高的品格道德修养之外,还必须能够“严体裁之正,调律吕之和,合阴阳之化,摄古今之事,类人己之情”,然后才能“著之篇翰,辞旨皆无所畔背,虽未造于至文之域,而不愧于适用之文矣”。宋濂的这种观点,在许多古人的文论中均可读到。学习古人的这些论说,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应用文的作用和端正应用文的写作态度,应该说是大有裨益的。

另外,由于应用文在社会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封建统治者对应用文的写作格式历来也非常重视。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下令全国:“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开创了用行政手段来统一公文写作的先例。到了汉代,便开始以法律的形式对公牍文的写作规范作了明确规定。据《汉制度》记载:“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制书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诏三公,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诏书者,诏,告也,其文曰

告某官云[云],如故事。诫敕者,谓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诏敕某官。它皆仿此。”(《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注引)以后各代竞相效仿,各种规定层出不穷,并且制定了违犯格式的惩罚条文,甚至连漏字、涂改都要受到杖责,其严厉程度可想而知。这些繁文缛节虽然不尽合理,且带有浓厚的封建伦理色彩,但对规范公牍文的写作也确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

在古代,我国文学一向以诗文为正宗。在文这一大类中,应用文占着很大的比重。我们的先人并不像现代人这样把应用文排除在文学的范围之外,这可算作古今文学的一大区别。

中国古代的文人在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指导下,一般都把跻身仕途看作实现自己人生理想和生命价值的唯一途径,并把经世致用作为学习、创作的最高宗旨。孔子曾经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又说:学《诗》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稍后墨子更明确地提出了“尚用”的主张,因而后人就把能否写作“事父”、“事君”之类的应用文或写得好坏当作评价人物、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在这种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在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便形成了以诗文为正宗的特征,一些在今人看来属于纯文学的文学样式,如小说、戏剧,反而不被重视,已往流行的所谓“书不读唐宋以下”的说法,正是这种以诗文为正宗的观点的典型表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中国古代的应用文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形成了格外密切的关系,使应用文在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甚至非常突出的地位,这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证明:

首先,如前所述,在古代文论著作中,对应用文的研究占有突出的地位,例如被公认为文论经典之作的《文心雕龙》中,所论文体

达七十余种(包括大类中所涉及的一些小的文类),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应用文;被人称为集文体研究之大成的徐师曾的《文体明辨》一书,共论文体 127 类,其中属于应用文体的有百种左右。

其次,在一些极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文学总集中,应用文所占的数量也极为可观。如今存的规模宏大的、不仅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而且对后世文体分类学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第一部文学总集《昭明文选》中,共选诗文 39 类,其中 30 类是应用文。以后宋初李昉等人编的《文苑英华》一千卷、姚铉编的《唐文粹》一百卷,以及各代编辑的《文鉴》、《文海》、《文类》、《文纪》、《文钞》、《文选》,直到清代桐城派大师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近人高步瀛的《举要》系列,各种历代或断代文章总集名目繁多,不可胜计。尽管编纂者的选文标准并不一致,或只选散文,或仅录骈体,或骈散兼收;分类或繁或简,或仅以作家时代先后为序而不作文体分类,但其所选文章,应用文均占很大比重。至于历代作家的文集中绝大部分是应用文,这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待例举。

再次,我国文学史上不少大家和名家,都是写作应用文的高手,或擅名当代,或享誉后世,因而也提高或加强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西汉晁错的奏疏,东汉蔡邕的碑铭,三国曹植的书表,唐代苏頔、张说的制诰,陆贽的奏议,在当时莫不声震朝野,名闻遐迩;至于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更是各体兼备,名篇累累,他们的许多应用文佳作为人久相传诵,备受推崇,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文学史上的巨星所以能够彪炳史册,辉映百代,能有如此赫赫名声与显耀地位,也是同他们那些为数众多的应用文章如碑志、哀祭、书序之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除此而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更是主要得力于其仅有的一篇出类拔萃的应用文章,如李斯的《谏逐客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等,均是其例。

仅以上数端,就足以证明应用文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是无足轻重的。

四

由于我国古人对应用文的重视,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渐形成了事核、情真、理直、辞畅的特点和基本要求,因而绝大多数人的写作态度是十分认真严肃的,有些文章甚至可以说是用血泪、生命创作的。这些文章,在记事的真实可靠程度上远胜于官修的正史,是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和历史人物的真实写照,表现的是作者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和认识。所以,这些应用文章不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可补官修正史之不足;而且大多还具有无可争辩的文学价值,有的甚至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堪称文学精品。具体来说,古代应用文的文学价值,至少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有些以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生平为中心的应用文,如碑、志、传、状之类,因为所写的大都是作者亲身经历或十分熟悉的事,所记的大都是作者的知交故友,因而能将事情的发展过程叙述得有声有色,可歌可泣;人物描写大都形象突出,个性鲜明,能准确地反映人物的精神世界和思想品格,使人读后印象深刻,久久不忘。

第二,有些以抒写心胸为主的应用文,如书、表、哀、祭之类,大都感情真挚,如泣如诉,感人至深。像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女作家刘令娴的《祭夫徐敬业文》、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王守仁的《瘞旅文》、归有光的《寒花葬志》、袁枚的《祭妹文》等,称之为千古奇文,亦当之无愧。这些文章在文学史的巨大影响,怕是无人能够否定的。

第三,在各种应用文体中,皆有不少以言事说理为主要内容的文章,写得理直辞切,逻辑严密,风格或明快畅达,或气势恢宏,或

娓娓动听,或激昂慷慨,能够熔说服与感染为一炉,力量极强,其文学价值亦不容置疑。如晁错的《论贵粟疏》、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曹植的《求自试表》、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柳宗元的《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海瑞的判词《邵守愚杀人案参语》等等,不胜枚举。

第四,有些以写景纪行为主的应用文,以景寄情,以情入景,情景交融,意境高妙,或表现作者对祖国大好山水的热爱,或寄托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感慨,或探寻事物发展的道理,或表现朋友之间的真情,都能做到文情并茂,或给人以美的享受,智慧的启迪,或引起感情的共鸣,理性的认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像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王维的《山中与裴迪秀才书》、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还有像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石湖三录》和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都是用日记体写成的游记名著,特别是《徐霞客游记》,在文学史上更占有重要地位。

当然,还远不止这些。仅就上面略论的四个方面,我们就不难看出古代应用文与文学散文的密切关系。所以如此,除了前面提到的我国古代一向有重视应用文写作的传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毫无言论自由的黑暗社会里,一些私人应用文如哀祭、书信、铭箴、札记之类,便成了作家可以任意驰骋的小天地,成了他们可以摆脱政治压迫而宣泄自己真实感情的自由园地,因而也就成了可以发挥他们创作才能的广阔领域。这大概也是我国古代应用文体特别发达、名目众多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我国古代应用文章具有真正的文学价值的重要原因。

白希松 于河南大学

目 录

编撰说明	(1)
序	周振甫(1)
前 言	白本松(1)
篇目表	(1)
正 文	(1)
附 录	
作者作品索引	(868)
篇目笔画索引	(881)
跋	(891)

篇 目 表

诏令敕诰·····	(1)
秦誓(《尚书》)·····	(2)
议佐百姓诏(刘 恒)·····	(6)
令二千石修职诏(刘 启)·····	(8)
求茂材异等诏(刘 彻)·····	(10)
申明科禁诏(刘 庄)·····	(12)
求贤令(曹 操)·····	(14)
让县自明本志令(曹 操)·····	(17)
敕条制禁奢靡诏(萧 贲)·····	(22)
答魏徵手诏(李世民)·····	(23)
禁官人违律诏(李世民)·····	(28)
整顿市内街巷诏(柴 荣)·····	(30)
诫约藩侯郡牧不得令亲随参掌公务诏(赵匡胤)·····	(32)
禁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诏(赵 炅)·····	(34)
令三司判官等上财用利害诏(赵 頊)·····	(35)
正礼义风俗诏(朱元璋)·····	(38)
戒谕外官敕(朱元璋)·····	(44)
谕文武官员敕(朱 棣)·····	(47)
巡狩北京免路迎献诏(朱 棣)·····	(53)
敕谕英吉利国王(爱新觉罗·弘历)·····	(55)
章表奏疏·····	(62)
谏逐客书(李 斯)·····	(64)
论积贮疏(贾 谊)·····	(69)
论贵粟疏(晁 错)·····	(73)

谏营昌陵疏(刘 向)	(78)
出师表(诸葛亮)	(84)
求自试表(曹 植)	(87)
陈情表(李 密)	(94)
谏太宗十思疏(魏 徵)	(98)
谏用刑书(陈子昂)	(101)
请停广州立遗爱碑奏(宋 璟)	(108)
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陆 贽)	(109)
论佛骨表(韩 愈)	(117)
论和籴状(白居易)	(123)
请耕禁地札子(欧阳修)	(126)
乞制置三司条例(王安石)	(129)
谏买浙灯状(苏 轼)	(133)
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苏 轼)	(138)
乞毋割地与金人疏(宗 泽)	(142)
议国是(李 纲)	(146)
戊午上高宗封事(胡 铨)	(154)
乞止班师诏奏略(岳 飞)	(159)
西台上王者无私疏(张养浩)	(161)
治安疏(海 瑞)	(164)
檄移露布	(173)
喻巴蜀檄(司马相如)	(175)
移檄告郡国(隗 嚣)	(178)
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骆宾王)	(183)
谕中原檄(朱元璋)	(187)
九县告示(归有光)	(191)
长兴县编审告示(归有光)	(194)
劝赈贷告示(海 瑞)	(198)